

五月想起母亲

张水鱼

我是一个有五月情结的人。

对我来说,五月,怎么可以不想起“母亲”二字?想起这两个字,跟时下热闹的母亲节毫无关联。没有母亲节,我也会在五月一遍又一遍地想到母亲。

母亲生在五月,走在五月。她走时才36岁,我8岁。8岁的我因惧怕,故意屏蔽了这一扇装有母亲的记忆之门,所以,对她的记忆,实在少得可怜。

印象中,母亲是一个特别喜欢树的人。母亲在时,家里的树有十几种之多。除了开花结果的桃树、苹果树、石榴树之外,还种有核桃树、椿树、杨树、泡桐树、花椒树等。

关于母亲发肤相亲的记忆,是那只温暖的胳膊。似乎有很多次,我都是在母亲的胳膊上睡着,然后再由她放回枕头上。还有一次,我因为跟小伙伴打赌,失手翻进了喂牲口用的大锅里,被人救起后送回家。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,就躺在母亲的怀里。那种别样的温暖与爱抚,似乎现在还感受得到。

记忆中有一个我学说话的片断。那是夕阳下,跟母亲一起坐在老屋外的石阶上,石阶前的土院子干净得发亮。母亲端着一只秫条编就的大簸箕,低头挑拣豆子里的沙土,簸一阵挑拣一阵。也许是母亲那一簸一簸的动作让我产生了求知的渴望,就问母亲装豆子的东西是什么,母亲说“簸箕”。于是,我连说了好几遍“簸箕”“簸箕”……一个复杂又有趣的词语便在心里生了根。

还有一件事印象实在深刻,那是因为给母亲惹大乱子了。

那次,我临时替母亲照看灶膛,因为用着了火的烧火棍子直接拨拉燃点极低的麦秸秆,厨房里顿时火光四起。我吓坏了,也不敢吱声,等到母亲发现后,她一面很着急地泼水施救,一面呼唤隔墙的小脚奶奶帮忙。最后火被扑灭了,但房顶已是一片漆黑。惹了这么大的祸,母亲却没有打骂我,甚至责备也没有,只让我记住一个要领:灭火要趁小。火苗刚燃起时,用脚踩灭它,或者马上喊大人,都会把损失减少到最小。

母亲因为生最小的妹妹中风去世。只记得那时她一个劲地说冷,反复问窗户关好了没有。那时她的声音很微弱,偎在奶腥味的炕上,还把那碗加了糖的白水冲鸡蛋递给我喝。而我并不情愿,我似乎已闻出来那是一种极不好的味道。果然,没几天母亲就安睡着,被人用门板从医院抬了回来,后面跟着一群忙前忙后的人。哥哥扶着桃树啜泣,姐姐则大哭起来,我无所适从,我还不知道,这是会影响我们姐妹的性格乃至我们的人生的重大事件。

能记得的母亲只有这些,落在纸上不过几百字而已。我多么羡慕那些母亲健在的同龄人。

说来也巧,我的生日在五月,女儿的生日也在五月。五月,注定是我特别想念母亲、特别容易对“母亲”二字产生联想的日子。

大家说,生日这天应该感谢母亲,我对母亲的感恩却无以寄托。看到别人在母亲节这天为母亲准备礼物,我把母亲的故事在心里暖过一遍,然后发短信给我的女儿:感谢有你。因为你,我成为一个母亲;因为善良的你,我成为一个善良孩子的母亲。



瞥见不一样的瞬间

曹喜冬

因为甲状腺结节的缘故,每3个月,我都要到医院进行一次常规性检查,以便调整用药的剂量。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医院。

医院无需敲锣打鼓招揽生意,永远人满为患。来这里的人,不是正在排队,就是正在等待,人们很少大声喧哗,也没人会嘻嘻哈哈,医院的标签就是庄重严肃。

因为化验结果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出来,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座位坐下。我安静地等待着,一边无聊地打量着身边匆匆而过的人流。

两个多小时的观察,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:不同的关系、不同的年纪,体贴关爱的力度和温度似乎不大一样。

中老年夫妻,看上去似乎更加平静淡泊一些。若病患是丈夫,做妻子的很多都会很体贴地搀扶呵护;若病患是妻子,尤其是六七十岁年纪的夫妻,丈夫往往是提着包自顾自地往前走着,偶尔回头看一眼老伴儿是否跟得上。若病患是青年小情侣,那就大不一样了,他们通常会手牵着手,一起并排往前走,彼此的眉眼间全是关切。那狗粮撒的,让人心底瞬间腾起羡慕的烟火。而病患关系若是母女或父女,那画面简直不要太和谐哦。

让我截取几幅画面给你看:

这是一对母女,女儿陪老妈妈看病。满头银发、满脸风霜、步履蹒跚的老母亲刚从B超室走出,满眼温柔的女儿立刻起身,伸手拉住妈妈,还调皮地对老妈眨了一下眼睛。老妈黝黑的脸上立刻又多添了几道幸福的褶子。我在心底默默地祝福她们,愿她们幸福健康。

这是一个三口之家。一对中年夫妻陪着二十多岁的女儿看病。姑娘胖胖的,看起来身体挺壮。当她从B超室走出,母亲立刻起身,给她整理衣服的拉链,父亲则赶忙递上一瓶水,指点着母亲的动作,说一只袖子还藏在衣服里,不拉出来女儿怎么穿。我在一旁微笑,父母在,孩子永远是有入疼的宝。

最让我心酸的是这两位。一位七十多岁的爷爷手里拎着一个装着CT片子的大袋子,大踏步往前走着,跟在他身后的奶奶一步一步挪移,走路特别困难。奶奶急着追赶爷爷,可又力不从心,双眼流露出焦急而又哀怨的神情。看到我同情的目光,她迅速移开目光。我想,两位老人大概是不愿意惊动工作繁忙的儿女吧,但如果他们的儿女看到这一幕,心里该多么心疼和懊悔呀!

有人说,婚姻久了,爱情就会被亲情取代。我想说,爱情也好,亲情也罢,有情在就有光,有情就有希望!

瞥见几个不一样的瞬间,今后,要善待自己的每一个瞬间。

那一方土 那一份情

刘振武



我常常想起最初参加工作的那个地方、那个学校和那里的人。

学校坐落在黄土地的一个高塬上。沿着塬边,修出大约二里长的煤屑路,曲折盘旋地抵达学校门口。校门是一座高大陈旧的门楼,照壁后面,便是郁郁葱葱的校园。这是一所远离县城相对偏远的中学,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辉煌过。

多年以后,看了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我对那片土地有了更多的想象,有了更深的眷恋。

这里离陶寺遗址不远。学校里边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,夜深人静的时候,能听到火车经过时的呼啸声和菜园里抽水机运转的声音,叫人想起“水调歌从邻院度,雷声车是梦中过”的诗句。

我所在的办公区被称为“行政院”,错落有致的苍松翠柏间,夹杂着数株合欢树,夏天的时候浓荫蔽日,来到这个校园,真有些桃花源的感觉。

当时我才20岁,对人生懵懵懂懂,在校园里这里跑跑那里转转,充满好奇。作为教务处的教导员和团委负责人,我被安排负责学校的广播宣传、体操音乐、会议通知、电话传达,起草文印、重要告知、团的活动、外来人员的接待等工作。从早上打开广播体操的音乐到晚上审核班级日志,一天忙得不亦乐乎。一段时间里,由于工作紧张,又缺乏必要的自我调节,我开始神经衰弱精神忧虑。

在年轻疲惫的心灵最需要抚慰的时候,我得到周边同事们的关心和照顾,特别是一位张老师,经常开导我。张老师当时将近60岁,高高瘦瘦的身材,深邃凹陷的眼睛,明显有些孤独的个性。他邀请我到他家。他家像是个小阅览室,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,院子里种着蔬菜瓜果。

由于理解和同情,张老师和我们谈得很多,也很贴心。他告诉我,不要老想着人生的意义,人生下来就得活着,也要尽量活得好。他说,作为一个年轻人就是要活泼开朗,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长道短。他还鼓励我要满怀信心地去工作、去交友,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和不顺遂就自我设限,耽误大好的人生

机遇。

总之,在最需要理解帮助的时候,张老师和周围的人给了我温暖和帮助。在这里,我最初认识到了社会和人生的复杂,同时也感受到人心的美善。

当时学校经常停电。停电的时候,学生们就点上油灯学习。远远望去,教室里点点灯火闪烁摇曳。电灯忽然亮了,人们常常一声感叹,灯光仿佛比先前明亮了许多。在这里求学的大多是农家子弟,学校条件较差,但传统和现实接驳得相对密切,因而,这里更容易激发出孩子们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意志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那个地方,就像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驿站。那林荫蔽日的校园,那塬壁上攀援的树木花草,那静夜里飘荡在耳际的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,那里隐藏着生生不息的文脉和进取精神,都让我怀念。

那一方土,让我常常回望,那一份情,总是使我缅怀。人生可以走得很远,但萦怀的却是最初的起点和那份情缘。